

015389

大學叢書

意義學

李安宅著



石景宜先生贈書

年 月 日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015389

H0-05
886

大學叢書

學義意

李安宅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S9000196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臺一版

大學叢書
意義學 一冊

定價新臺幣三十二元正
九角

著者 李安宅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印刷所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渝版自序——論語言的通貨膨脹

我國社會到了今日，一切新的努力最感困難的，乃在一般民衆的漠不關心，或者根本懷疑。大而全國民的新生活，精神總動員，以及所謂民主，小而學校的新學風，守紀律，多半是言者諄諄，而聽者渺渺，反正不易從着心靈深處發出力量，見諸行爲。

你說你意思很好，他說你言不由衷；你證明你是真的，他又說你是個傻瓜。哀莫大於心死，這是國民心理的致命傷。

推源病根，坐在語言的通貨膨脹。

我們都知道幣制的通貨膨脹的害處，很少注意到語言的通貨膨脹的害處。即使注意到語言的通貨膨脹的害處，也少明瞭這種害處比幣制的通貨膨脹還不容易糾正。

幣制不過是一種手段，是交換財富的媒介，語言亦不過是一種手段，是傳達思想與情感的媒介。幣制背後而使財富配不上，我們叫作通貨膨脹；語言背後而使思想與情感配不上，亦可以叫作通貨膨脹。

無財富而濫用幣制，等於畫餅充飢，無思想而濫用語言，無情感而濫用語言，更是無的放矢，無病呻吟。畫餅充飢，雖不得食，後禍尚小。無的放矢，或無病呻吟，禍且無窮。

財富本身，或者利用厚生，或者圖利自肥；圖利自肥太過，大多數不得利用厚生的時候，早晚會擠得社會重建。幣制濫用，亦可使一部分人圖利自肥；然到完全不能兌現的時候，必致宣告破產，而使社會重

新走向實際財富的生產與享受。我們這多少年，實物越來越重要了，幣制越來越被人輕視了，而且社會重建的呼聲日高了，未始非這種通貨膨脹的結果——逼得我們逐漸歸真返樸。所以沒有用的幣制，與得其用或失其用的幣制，關係尚是簡單的。

至於沒有用的語言，與得其用或失其用的語言，關係便複雜得多了。因為幣制的背後是財富，財富的背後沒有甚麼；而語言的背後是思想與情感，思想與情感的背後乃是事物與人格。一層的簡單關係，雖然容易被人認識，尚且身受其禍者不少；兩層的複雜關係，不易被人認識，則身受其禍者甚多，豈非意中之事？

藝術界的語言而配不上情感，便是無病呻吟；科學界的語言而配不上思想，便是無的放矢。語言而到無的放矢或者無病呻吟的程度，就是語言的通貨膨脹。及到通貨膨脹的地步，語言貶值，語言失效也固宜。然而如何可使語言價值提高？如何可使語言效能增加？以及如何我國社會特較其他社會使語言通貨膨脹的緣故，則是需要加以分析的。

藝術界的語言以情感作準備金，情感的美醜善惡以人格的充實發展為實際的財富。科學界的語言以思想作準備金，思想的正確徹底與否以對於事物的體驗為實際的財富。

所謂對於事物的體驗，包括自然現象與文化現象，即物的世界與人的世界。對於這兩種世界有了直接經驗，加以理解，就施於對象說，就是適應技術；就得於自己說，就是原理原則。所以一切正確徹底的思想，都有實用與理論的性質。然就思想的來源而論，又是實用在先，理論在後。有實用而無理論，其實用也粗。有理論而無實用，其理論也為不可能——即非理論。成為理論的理論，乃自實用而來。初步的實用

，有初步的理論；第二步加上初步理論再去實用，便產生更有效的適應技術，與夫更透澈的原理原則。然後第三步加上第二步的理論又去實用，於是適應技術與原理原則更爲有效，更爲澈底。這樣依復利算法繼續應用下去，繼續歸納其原理原則，即所謂對於事物的體驗，乃是產生一切正確澈底的思想的源泉。

傳達這種思想的語言，我們叫作陳述（Statement）。陳述也者，乃是陳述所指的事物，將所指作標準，我們才能說甚麼話是對的，甚麼話是錯的。倘無所指，便不是錯不錯，對不對的問題，乃是沒有意義的問題。說話而沒有意義（Nonsense），還有甚麼說頭呢？倘有所指，而不以所指作標準，即未根據對於它的體驗，而在亂七八糟地說，此亦妄言而已。然而喜歡作妄言的偏多，偏以多言爲能事，而美其名曰理論。

如是，我們大部份的語言，不是妄言，就是沒有意義，此之謂語言的通貨膨脹。

只是還有一層，對於自然現象，沒有體驗即算不知。對於文化現象，因爲我們誰都活在文化圈子以內，其無體驗者，不知其爲不知，其有體驗者，說出來也無甚麼新奇，如非自然界發現某種元素或者甚麼恒星之類。不新奇便不易引人，強不知以爲知便無知的一天。強不知以爲知者終於不知，而知者不易引人注意，又不能強迫不知者不說話，是之謂「民主」。你不擁護「民主」，則不知者會強迫知者不說話，那就更糟，更不只於不易引人而已。此所以同樣在應付事物，而自然科學比較多得發展，社會科學最不容易發展的道理。文化現象乃是對於我們關係最密切的現象，乃偏對於這些，最少開明的輿論，最不能發展實際體驗的社會科學。自然會對於人事界的語言，妄發與沒有意義的成分更多，更能促成通貨膨脹的現象。

所謂充實發展的人格，你將人格的各個成分統都組織起來，和諧起來，以使每部分都貢獻於其他部分而即貢獻於它自己。

粗枝大葉地說，人格包括五種成分：即體格的高矮肥瘦，脾氣的急徐燥鬱，衝動的大小深淺，智力的利鈍靈愚，自我的強弱內外。至於每一成分的組成因素，則不必詳為列舉。

反正這些成分，或者各個成分的不同因素，都是有者已經有了，要沒有也無辦法；無者已經無了，要沒有也無辦法；多者已經多了，要少也無辦法；少者已經少了，要多也無辦法。有無多少，乃是先天的事。組織和諧，才是後天的工夫。後天是有辦法的，先天是沒有辦法的。所以荀子說，「有欲無欲，異類也，非治亂也。多欲寡欲，異類也，非治亂也」。因為治亂是後天的事，類別如何是先天的事。

這裏的治亂自然說得是心理現象。能組織能和諧者治，不能組織不能和諧者亂。無組織當然不能和諧，因為各種要求是衝突的，亂的，有組織而不能和諧，也有亂的；因為各種要求不得自由，必致乘機作虐，縱欲主義不成功，坐在沒有組織，抑室主義也失敗，坐在不得和諧，必是各種成分與因素，給它一個應有的地位，不多不少，然後組織起來，成功一個統一的人生；才就內部而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就外部而論，「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內在的中，是全人格的美；外在的和，是全人格的善，既中且和，是全人格充實發展的結果。

因為組織和諧的程度容有不同，人格發展得充實不充實，全稱不全稱，容有不同，所以美醜善惡的欣賞水平也就有異，代表這種心理狀態的善惡美醜，一般說，是情感的事，故情感的事屬於藝術界——一般的藝術，以及人生藝術。

傳達情感的語言，我們叫作表現（Expression），表現也者，乃是表現說話人的情感，拿情感作標準，我們才能對於表現充實情感的話，說它是有力量的；對於表現和諧情感的話，說它是美的，對於表現卑下情感的話，說它是醜的；對於表現反社會情感的話，說它是惡的，對於表現民胞物與的情感的話，說它是善的；對於表現捨局部而完成全體那種具有正反合的作用的情感的話，說它是悲壯淋漓的。

倘不以情感作標準，越在表現的字句，腔調，姿態上用工夫，越屬東施效顰一類，不但不能感人，反使人避之唯恐不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宣傳文字雖非好的藝術，並宜於此等處多多注意，每見訓話的人裝腔作勢，而聽話的人擠眼嗤鼻，豈偶然哉？至於本來有所希圖，反而甜言蜜語，那種「黃鼠狼給雞拜年」的勾當，更不用說了。

我國社會，抗戰八年的經驗，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材料，然而紙料缺乏的今天，又有多少動人心弦的文藝創作呢？大部分還不是在作排字排句的工夫嗎？不在人格的充實發展處下工夫，則無怪情感不真摯，欣賞水平不高明，以致無病呻吟，而在藝術界也弄得語言走到通貨膨脹的地步了。

藝術界的語言，自然也可以說到事物——說到自然現象以及文化現象，然而藝術界的語言所以是表現，所以不同於科學界的語言而不是陳述，即在它說到事物亦非對於事物要作陳述，而是藉着事物表現說話人的心理狀態（情感水平），以引起聽話人相似的心理狀態。所以藝術界的語言，儘管說到事物，也不與對不對，錯不錯相干；而所要的，乃是美不美，善不善。一般人不瞭解語言有表現與陳述兩種用途，不在心理價值與客觀事物上分工，常會對於科學的語言要求美與善，對於藝術的語言要求對與真，致使沒有自信的科學家多說一些表現情感的話，沒有自信的藝術家多說一些陳述事物的話，這種文不對題的言語，乃

是語言的濫用，因為它是濫用，所以亦是語言的通貨膨脹，語言的通貨膨脹在這種關係上，復有其源泉的緣故，即因這種語言是同樣不能兌現的。

以上分析了科學語言的陳述作用，以免無的放矢；分析了藝術語言的表現作用，以免無病呻吟；更分析了陳述與表現的分工，以免兩種語言的濫用。分析了這三層，便解答了「如何可使語言價值提高？如何可使語言效能增加？」

以下再於「如何我國社會特較其他社會會使語言通貨膨脹的緣故」試作簡略的解答。

第一，我國的方塊單音字適於作對聯，所以對聯文化是我們語言的特點，因為我們慣於作對聯，所以關於任何思想與情感，只要想起一句話，便會因為末一個字是仄聲，而對出一個下聯，因為末一個字是平聲，而對出一個上聯，我們把工夫用在對聯上，用在傳達思想與情感的媒介上，便無工夫再求思想的深入，或者情感的充實了，思想不深入，情感不充實，那裏會對事物有體驗，會對人格有發展呢？沒有體驗與人格作後盾，專在對聯上用工夫，哪裏會不使語言單獨流行而致通貨膨脹呢？譬如「抗戰建國」的綱領，是何等切要的一種認識！這種切要的認識，即在它的整個性，不可分離性，蓋同一過程中，即抗戰即建國，即建國即抗戰，不幸被人分開，作了對聯，成了甚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於是使人心目中存下一種比較的觀念，對待的觀念，如抗戰時如何建國，抗戰後如何建國，以及抗戰如何，建國如何；甚至於好多人都以爲抗戰勝利以後才談得到建國，我們不趁着抗戰的魄力，來搶救，來建國，那還叫甚麼中國歷史性的抗戰呢？

第二，我國文字格局，限人極深，甚麼起承轉合，甚麼八股破題，甚麼等因奉此，甚麼音調平仄，都

使人注意文字本身，而忽略了文字背後的「言之有物」，這「物」，當然是自然科學的自然現象，社會科學的文化現象，以及藝術的情感，然因為有起就有承，有承就有轉，有轉就有合；便只管文字的起承轉合，而不管事理人情的究竟了。反正有上句必有下句，爲甚麼要管事理人情的究竟呢？有等因就有奉此，有奉此就有合行；反正推出去完事，推出去便算交卷完差，哪裏還管得到實際事理人情的處理呢？音韻鏗鏘，平仄調諧，也就夠了，哪裏還管得到有無情感，至於「若夫豪，若夫傑，若夫傑與豪，若夫豪與傑，若夫豪傑之士」，以及「二郎者，老郎之子，大郎之弟，三郎之兄也」，那一類八股破題，更是誰都知道的了。所以言者諄諄，聽者渺渺，乃是拿話當話聽的，話是爲了聽的，聽了說了，不夠了嗎？所以在上者三令五申，不見得都無內容；然而等因奉此地一層層轉下去，一層層呈上來，便都是公文的處理，檔卷的皮藏了，拿命令當公文，有收發，有呈轉，有歸檔，不也就夠了嗎？

第三，我國文字積習都在文字本身想辦法，注意不到客觀事物的體驗，完全人格的發展，其結果，在根源上找不到新發現，新意境，乃在字眼上求新，在不可求新處求新，這樣的辦法我們叫作「翻案文章」，意在翻案，而無兌現的事實作權衡，於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意在驚人而已。說者以驚人自豪，聽者以被驚爲快，彼此都在找刺激，越刺激越物價騰貴，自然又是通貨膨脹！譬如「人皆以爲樹在廟前，吾獨以爲廟在樹後」一類的話，便是在字眼上求新。你說要有紀律，他偏要主張浪漫，其實，你要主張浪漫，他是一定會說要有紀律的，結果弄成「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真好像是非沒有標準，這樣，便是在不可求新處求新，天演有公例，他偏扭轉來「翻案」，亦屬此等。所可怪者，不在有人翻案，乃在有人聽翻案而叫好也。

第四，我國語言文字既有作對聯，限格局的特點，千古文人轉相剽襲之下，又有喜歡翻案的積習；於是積非成是，兌現的語言反倒沒有銷路，所謂「劣幣永遠充斥市場而趕走佳幣」的貨幣學的公例，亦重演於傳達媒介的語言領域。劣幣充斥，遂使我國社會特較其他社會更有語言通貨膨脹的現象。

以上已就幣制背後的關係，與語言背後的關係，加以對比，證明語言的關係，更比幣制的關係複雜得多；進而分析了「如何可使語言價值提高？如何可使語言效能增加？以及如何我國社會特較其他社會會使語言通貨膨脹的緣故」即已大半說明了「語言的通貨膨脹的害處，還比幣制的通貨膨脹的害處，不容易糾正的道理」。

以下再就社會機構而論，對於後一點加以補充。

第一，發行幣制的有銀行，執行銀行業務的有行員，而語言的發行並不像銀行制度那樣受着嚴格的管理。兌現不兌現的幣制，我們問了行員，當場可以解決，兌現不兌現的語言，我們又去問誰呢？所以知錢容易，而「知言之難」，則千古以來便已慨乎其言之了。因其難，因其不受嚴格的限制，故其害處更不容易糾正。

第二，幣制有市場——不管是法定，還是黑市，市場價格總是銳敏得很，所以在社會機構中，神經最靈活的，首推金融界，語言文字的市場在哪裏呢？議會嗎？大學嗎？研究院嗎？書店嗎？這些地方，即有一些語言市場的作用，而標準也太不確定了，神經也太不銳敏了。儘管說，「一字值千金」，可是從來未曾兌過現。反倒是認真可以殺身，不如「難得糊塗」的好。你說一千字可以賣多少錢嗎？好了，這正是所以排字排句，而促成語言的通貨膨脹的道理。

第三，銀行倒閉的時候，那一家的貨幣就不用了，整個幣制無法維持的時候，我們也可以臨時放棄幣制，而直接從事於財富的生產與享受。語言文字呢？議會可以停止，大學研究院可以關門，書店可以倒閉，而任何人都離不開語言，一切文明人都離不開文字，而且語言文字之所以為語言文字，乃因其為歷史性；是又不能像幣制那樣，宣告舊的作廢，另來一套新的，即使另來，也只限於文字的形體，而改換不了語言本身。蓋幣制之為交換媒介，只於媒介而已，並不產生實際的財富。語言之為傳達媒介，則不限於傳達，而高度情感思想的產生、組織、發展，都是要靠着語言作工具的，語言關係於人生者，如此之密且深，故除語言文字之障礙難。

然而語言終於是工具，其為傳達媒介也好，其為高度情感與思想的產生，組織，發展等工具也好，倘就工具之為工具而論，它與幣制那樣交換媒介，同樣是能夠加以調整的，財富利用可以拋開幣制來打算，福利享受也可以拋開財富來打算，開物成務，立己達人，為甚麼不能利用語言而不被語言所利用呢？我們雖然不必追求禪宗，要立「無言之教」，亦必須認清；有價值的語言，有效的語言，乃自洋溢豐富的感情與夫正確澈底的思想而來；有創造性的思想乃係得自實際事物的體驗，而具崇高性的情感又係得自充實發展的人格。明乎此而致力於此，便有兌現的語言，否則只有語言的通貨膨脹。

有人以為這種工夫太屬困難嗎？請引申李宗吾先生一段「厚黑學」以作結。大家都是老實人，於是既厚且黑者得以從中作弊而佔便宜，及至受了吃虧經驗的教訓，誰都既厚且黑了，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了，於是安心老實的人反倒坐享不必裝腔作勢，不必勾心鬥角的幸福，且為一切人所注目，語言也是如此，在質而不文的時候，誰能說話，誰能多說，誰佔便宜，然到語言貶價，語言通貨膨脹的今天，反倒是安心兌

現的人坐享不打折扣的幸福，且爲一切人所注意。

這篇文字的草成，距編寫「意義學」的時候，晚了十二年有半。出版「意義學」的時候，同時也在世界書局出版了一本「美學」。美學分析了情感的語言，而意義學分析了思想的語言。兩書編寫完畢以後，這十二年有半的當兒，作者沒有對於「意義學」與「美學」的技術問題，再作繼續的鑽研。可是以後的各種美學著作，並沒有使那本美學更有修正的必要。以後對於意義的認識，也不必修正這本意義學，因爲問題還是那些問題。不過作者是更鑽研了文化人類學。且於內地與邊地進行了比較長期的實地工作，結果，可以說，對於「意義學」與「美學」的背後條件——情感語言與思想語言的社會學，比較多了一些心得。這類心得，以應付當前問題的方式提供出來，草成一篇「論語言的通貨膨脹」，作爲渝版「意義學」的自序，即以補充這一方面的社會學的貢獻。

倘若這篇自序引起一些讀者，注意一些兌現的語言，促進一些充實人格的發展，與夫實際事物的體驗，而這本意義學繼續提醒一點對於語言的自覺，建立一點科學的基礎，破除一點迷信的障礙，則本序的加添，本書的再版，都可自告無罪，而不致助長語言的通貨膨脹了。

作者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於華西大學

自序

這本東西，直接間接，都是呂嘉慈教授（I. R. Richards）底惠與。所謂「嘗試」，一面是將一部現成材料加以另一種組織，即所謂編譯的工夫；一面是將一部心得針對着我國思想界呈獻給讀者，即所謂述作的工夫。尤其是這裏所討論的問題，在國內還少有人注意；一切用語都得新起爐竈，所得反應當然不可預知：不知傳達工夫是否作得到家，是否能將西洋一點科學基礎底萌芽，播植到中國底領域。

（甲）意義學與中國

這裏所討論的問題，是思想與語言的關係。我們常會說，「至人無言」，「道可道，非常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以及甚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類似乎具有這等覺悟的話，然而只是接受話底結論，不會考查原來得到這些結論的過程。研究這種過程，是邏輯的問題，因為它關乎思想底軌範；也是心理學的問題，因為它關乎思想軌範所以存在的心理根據；更是社會人類學的問題，因為它關乎思想，語言，事物，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關係。

譬如中國宗法社會，因為宗法關係複雜，便使關於人倫的字眼如兄弟姊妹姨表黨族等特別繁多，不與西洋個人主義的社會相同。更看中國人底思想，不用說敦宗睦族，有私親無公義等社會觀念不與西洋人一致，即西洋教員遇到中國學生的時候，對於任何問題，也嫌只有意見，沒有思辨，只有大而無當的原則，沒有切合事實的具體例證與分析。更譬如說，我們都知道「言為心聲」，然而言所以為心聲的作用在哪裏

？言與心相符合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又所謂心，是思想呢？是情感與意志呢？言與思想的關係是怎麼樣呢？言與情感意志的關係又怎麼樣呢？凡此，都沒有意識的分析，我們動不動就說「語言文字所以代表思想者也」，殊不知有好多話只爲說着好聽，好玩，心裏舒服，根本即與思想無關，根本即無事實可指。

(乙) 意義學與科學

我們不管是否明白科學底意義，可是「科學救國」底口號，總是人人會說，人人不反對了。然而科學是甚麼？是不是一種思考的方法呢？記錄思考的，是不是語言與文字呢？那麼，一種正確的思考方法是甚麼？它要怎樣去看語言與文字呢？這等問題不得完滿解答，不會有真正自覺的科學，所謂科學，特別是與心理內容有關係的科學，便都只在語言文字障裏暗中摸索。

解決這等問題，需要正在創立的一門科學，即所謂「意義邏輯」或「意義學」——意義邏輯或意義學乃是真正自覺的科學所必需的基礎。倘若性的意識與階級意識引起了思想界底波瀾，則語言文字的意識便會使思想根本澄清。這不但在專門思想的人爲必需，即在任何人，只要打算支配語言這宗工具，而不被工具所支配，也是無處不必需。這本「嘗試」集，當然不足代表這新興的科學；所以讀者倘若對於這本嘗試集不滿意，也不要對於這門新興的科學失望過早。不過這本嘗試集也指示了相當的途徑，而且大家沒有專門準備的時候，幾種偏見是值得破除的，幾種研究的途徑也是值得注意的。

(丙) 本書底內容

本書底內容，分上下兩編與弁言及附錄：上編給思想一個打破因襲格局的認識，下編給語言文字一個研究的技術與例案，弁言與附錄一均爲呂氏原作與譯文，附錄二則爲清華大學翟孟生教授(R. D. Jäme-

son) 一則書評底譯文；後二者給這門新興的科學一個歷史的敘述，而且述及它與中國的關係。因為研究思想，重在進展與流變，方不為靜態格局所限制，所以上編除緒論概述語言與思想的關係以外，即就發生學的觀點，介紹皮阿什(J. Piaget)研究兒童思想的方法與結果，使我們知道思想這幅圖畫底遠近景色與夫成形底次第，使我們破除許多無謂的偏見，獲得許多引人入勝的思路。因為科學重在有路可尋，有範疇可用，方不致漫無着落，方不致有心無力，望洋興嘆，所以下編介紹呂嘉慈與歐格頓(C. K. Ogden)二氏研究意義的技術與例案。可惜例案還不多，只作了「意義」，「美」，「信仰」等三個名詞底例案。除了「信仰」一章係譯呂氏原作以外，其他則係或據已發表的成績，或據未發表的底稿（如第四章「語言用途底分析」所取材料底一部），或參以自己底見解，編綴而成。不過「美」一例案，已詳拙作美學，由世界書局出版，這裏為節省篇幅起見，不再贅述，讀者可取該本參考。

起始已經說過，這本書直接間接都是呂氏底惠與。這不但因為直接讀了他底著作，親炙了他底指導與啓迪，就是對於皮阿什的研究，也是得自他的介紹。這本東西，若非他底影響，當然不會出現；然遇荒謬的地方，則歸編者自己負責。

現在且將呂氏著作及旁的參考書介紹於後。

(丁) 呂氏底著作

呂教授於一九三〇年自英國劍橋大學來中國，在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講授文藝批評。一九三一年春季赴美國哈佛大學講學以前，曾在一九三〇年秋季任燕京大學客座教授，主講「意義底邏輯」與「文藝批評」，暇時與燕大國學研究所及哲學系同人討論孟子關於心理各篇章；到美寫成孟子論心(Mencius on the

Mind)一書，歸英後，於一九三二年出版，爲「國際心理哲學與科學方法」叢書之一（參看意義學附錄二）。來華以前，曾與歐格頓及吳德（James Wood）合著美學基礎（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一九二一年出版，將歷來關於「美」的理論，加以系統的批評，簡約明晰，極便初學（上述拙作美學，其中一部間架即據此書）。與歐格頓合著的意義底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九二三年出版（參看意義學附錄一），除討論十六種對於「意義」的含糊意義以外，並用因果的關係說明事物，思想，符號（語言文字之類）三角式的關係（見本集第一章第五節所引）。此外呂氏自著者有文藝批評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九二四年出版，打破歷來批評界底神秘空氣，建設科學的心理的批評；科學與詩（Science and Poetry），一九二六年出版，討論信仰與欣賞的關係以及詩在科學時代的地位（北平華嚴書店有伊人譯本，聞擬再出校改本）；實用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一九二八年出版，據劍橋教授學經驗；分析學生底鑑賞程度，給文藝批評一種技術上的例案（該書被人在北平影印銷售甚多），以及上述的孟子論心。孟子論心底小標題爲Experiments in Multiple Definition，主要工作不在孟子底心理學與邏輯是甚麼，而在以孟子文章爲例，證明含糊意義底可能，並用「並列界說法」，試驗應付這種含糊意義以及任何不同文化底紀錄或翻譯所需要的技術。讀者欲知呂氏與歐氏合作的關係與研究意義的源流，可看本集附錄「意義底意義底意義」，此處不多贅。

（戊）其他參考書

以上所舉各書，都可作爲進行「意義學」的工作的參考——不管書名是甚麼，因爲書名底「意義」不必與內容相符。此外可以參考的，遠者有洛克底人類理解論（John Locke: Essay on the Human